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二至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孔繼峰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二

定數七

鄭德璘　趙璟盧邁　趙璟

包誼　薛少殷　袁孝叔

鄭德璘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

炎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為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長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於黄鶴樓下傍有鹾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鄰舟告别飲酒韋生有女居於舟之柁櫖鄰女亦來訪别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静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鄰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

粧奩中有紅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吟哦良久然
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
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頗
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蘂瑩波露濯蕣姿月
鮮珠彩於水窻中垂鈎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
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窻紅蕖秋色艷長江既
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紅綃惹其鈎女
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即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

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鉤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悦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欵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殁於洞庭耳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為弔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横波淚得共

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没青蛾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酹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況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攜韋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為主者推墮其中或

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綃之詩悲而益苦忽覺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綵繡似是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駭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為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常調選欲謁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

德璘志之遐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為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為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於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

至此但無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别韋氏遂哀慟别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為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為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璘内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即韋氏所投德璘紅牋

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既成諷詠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出德璘傳

趙璟盧邁

趙璟盧邁二相國皆吉州人旅衆呼為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著盖為是姚曠女婿姚與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監察蕭相復代問俗為潭州有

人又薦於蕭蕭留為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丞為湖南廉史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以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務事而詔璟歸闕璟居京慕静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泌相之從弟璟因訪别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合有官職誓不敢怨人誠非偶然耳盖得於日者仍密問元素年命曰據此年命亦合富貴人也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泌相兄也頃之德宗忽記得璟賜對拜給事中泌相

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親相關播為大使張薦張彧為判官泌因判奏璟為副使未至蕃右丞有缺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為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數月還尚書左丞平章事作相五年薨於位出嘉話錄

趙璟

趙相璟之為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之邊有柳樹樹下合有一官人著慘服立旣而悉然官人置頓官也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已夢此行

所以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之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家見一小兒豹犢㒹攜五色繩子覔趙相其人見者知異不經數日趙薨出嘉話錄

包誼

唐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詞初與計偕至京師赴試期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搪突中書舍人劉太真太真覩其色目即舉人也命一价詢之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致問太真甚

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旣而自悔曰此子旣忤我從而報之是我爲淺丈夫也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牓先呈宰相牓中有姓朱人及第時宰以泚近爲大逆未欲以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出摭言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門既入見官府即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為鏤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某方欲上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閽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薦汝於

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戀不願往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柰何僧曰唯蜜煎姜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詰兄泣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

之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閲不令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得之次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得知臨别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兊和籍判官及廻改同官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求為從事欲厭極南之

官昌許之曰乘遽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丁母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僮鬭死京兆府不時奏德宗赫怒時少殷主戒唐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珪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定拜别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慘其事因問具以告之數

日而卒出前定錄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即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

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能歷筭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後一旦來而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當與子別於懷中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以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為神人授書一編未曾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

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謬後秩滿歸閿鄉别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虵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父老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虵盤鏡中出前定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二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三

定數八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

子置鱠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鱠坐中有人不得喫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喫李公怒曰某為主人故置此鱠安有不得喫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遭契濶請坐中為證因促鱠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奔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諸客但飡恐鱠不可停語庖人但留我兩楪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馬來諸人已飡畢獨所留鱠在馬李

公脫衫就座執筯而罵術士顏色不動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鱠見在此尚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其不能忽忽酬酢言未了官亭子仰泥土壊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鱠並雜於糞埃李公驚異問廚者更有鱠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與之出逸史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詞應進士舉曽與一客自洛至關客云吾能先知人飲饌毫釐不失臨正旦一日將往華陰縣

縣令與李公舊知先遣書報李公謂客曰歲節人家皆有異饌況縣令與我舊知看明日到何物喫客撫掌曰大哥與公各飲一盞椒葱酒食五般餛飩不得飯喫李公亦未信及到華陰縣縣令傳語遣鞍馬馱乘店中安下請二人就縣相見喜曰二賢衝寒且速煖兩大盞酒來著椒葱良久臺盤到有一小奴與縣令耳語令曰總煮來謂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歲常言何不令我勾當家事某昨惱渠遣檢校作歲飯食適來云有五般

餛飩問煮那盤其云總煮來逡巡以大椀盛二客食盡忽有佐吏從外走云敕使到舊例合迎縣令驚忙揖二客鞭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終飡其僕者已歸結束先發已行數里二人大笑相與登途竟不得飲啜異哉飲啄之分也出逸史

崔朴

唐渭北節判崔朴故滎陽太守祝之兄也常會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則曰崔琯及第後五任不離釋褐令

狐相七考河東廷評六年太常博士嘗自賦詩嗟其蹇滯曰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寮其後出入清要張宿遭遇除諫議大夫宣慰山東憲宗面許迴日與相至東洛都亭驛暴卒崔元章在舉場無成為執權者所嘆主司要約必與及第入試日中風不得一名如此朴因話家世曾經之事朴父清故平陽太守建中初任藍田尉時德宗初即位用法嚴峻是月三日之内大臣出貶者七中途賜死者三劉晏黎幹皆是其數戸部侍郎楊炎貶

道州司户參軍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炎妻先
病至是炎慮耗達妻聞驚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藍田
清方主郵務炎纔下馬屈崔少府相見便曰某出城時
妻病綿惙聞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煩為申辭疾請假
一日發一急脚附書寛兩處相憂以候其來耗便當首
路可乎清許之郵知事呂華進而言曰此故不可救命
嚴迅清謂呂華楊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闕馬可乎華
久而對曰此即可矣清於是以此聞於京府又自出俸

錢二十千買細氊令造氊舁顧夫直詣炎宅取炎夫人夫人扶病登舁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達藍田時炎行李簡約妻亦病稍愈便與炎偕往炎執清之手問第行清對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錢數千具商於已來山程之費至韓公驛執清之袂令妻出見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忘無復多言矣炎至商於洛源驛馬乏驛僕王新送騾一頭又逢道州司倉參軍李全方輓運入奏全方輒傾囊以濟炎行李後二年秋炎自江華除中書侍郎

入相還至京兆界問驛使崔十八郎在否驛吏答曰在炎喜甚頃之清迎謁於前炎便止之曰崔十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還乃是子之恩也仍連鑣而行話湘楚氣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適不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栢臺諫署唯所選擇清因遜讓無敢希僥倖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曰小諫閑且貴敢懷是望炎曰吾聞命矣無慮參差及炎之發藍田謂清曰前言當一月有期炎居相位十日追洛源驛王新為中書主事仍奏授鄂

州唐年縣尉李全方監察御史仍知商州洛源監清之所約沉然清罷職特就炎第謁之初見則甚喜留坐久之但飲數盃而已並不及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則已有怠色清從此退居不復措意後二年再貶崖州至藍田喟然太息若負者使人召清清辭疾不往乃自咎曰楊炎可以死矣竟不還他崔清官出續定命錄

李藩

李相藩嘗寓東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庶子

之女李公寄託崔氏待之不甚厚時中橋胡蘆生者善
卜聞女人聲即知貴賤李公患腦瘡又欲挈家居揚州
甚愁悶乃與崔氏弟兄訪胡蘆生蘆生好飲酒人詣之
必攜一壺故謂為胡蘆生李公與崔氏各攜錢三百生
倚蒲團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蘆生不為之起但伸
手請坐李公以疾後至胡蘆生曰有貴人來乃命侍者
掃地既畢李公已到未下驢胡蘆生笑迎執手曰郎君
貴人也李公曰某貧且病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何有

貴哉盧生曰紗籠中人豈畏迍厄李公請問紗籠之事終不說遂往揚州居於參佐橋使院中有一高員外與藩往還甚熟一旦來詣藩既去際晚又至李公甚訝之既相見高曰朝來拜候却歸困甚晝寢夢有一人召出城外於荆棘中行見舊使莊戶卒已十年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為物所誘且便須廻某送員外去却引至城門某謂之曰汝安得在此云我為小吏差與李三郎當直某曰何處李三郎曰住參佐橋知員外與李三郎往還

故此祇候其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曰某饑員外能與少酒飯錢財否乎城不敢入請與城外置之某謂曰就三郎宅中得否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已令於城外與置酒食且奉報好消息李公微笑數年張建封僕射鎮揚州奏李公為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且言張公不得為宰相甚懷怏因令於使院中看郎官有得為宰相者否遍視良久曰並無張公尤不樂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報云李巡官

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公大喜因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潛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即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所説李公竟為宰相也信哉人之貴賤分定矣出逸史

韋執誼

韋執誼自相座貶太子賔客又貶崖州司馬執誼前為職方員外所司呈諸州圖每至嶺南州圖必速令將去

未嘗省之及爲相北壁有圖經數日試往閲焉乃崖州圖矣意甚惡之至是果貶崖州二年死於海上出感定錄

袁滋

復州清溪山煥麗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復郢閒居止因晴日登臨此山行數里幽小漸奇險阻絶無蹤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宇於山下袁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袁公曰此處合有靈仙隱士儒生曰有道者五六人每三兩日即一來不知居處與其雖熟即不肯細言袁公曰

求修謁得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見也袁公辭歸後攜酒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鹿巾紗帽杖藜草履遙相與通寒温大笑乃臨澗濯足戲弄儒生儒生為列席致酒五人覩甚喜曰何處得此物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其所能致有客攜來願謁先生乃引袁公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袁公謙恭甚乃時

與笑語目袁公曰坐袁公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注視袁公謂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良久云直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禄已至遂與袁公握手言別前過洞上山頭捫蘿跳躍翩翻如鳥飛去逡巡不見袁公果拜相為西川節度使出逸史

裴度

故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自進士及第博學宏詞制策三

科官途二十餘載從事浙右為河南掾至憲宗朝聲聞
隆赫歷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
夏六月東平帥李師道包藏不軌畏朝廷忠臣有賊殺
宰輔意密遣人由京師靖安東門禁街候相國武元衡
仍闇中傳聲大呼云往驛坊取中丞裴某頭是時京師
始重揚州氊帽前一日廣陵師獻公新樣者一枚公翫
而服之將朝燭下既櫛乃取其盖張馬導馬出坊之東
門賊奄至唱殺甚厲賊遂揮刀中帽墜馬賊為公已喪

元矣掠地求其墜頗急驂乘王義遽迴鞚以身蔽公賊知公全再以刀擊義斷臂且死度賴帽子頂厚經刀處微傷如線數寸旬餘如平常及昇台哀討淮西立大勳出入六朝登庸授鉞門館僚吏雲布四方其始終遐永也如此出續定命錄

張韓

吳郡張韓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蕉椎筦韓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誥

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已曾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李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為遂委之而去轅覺甚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及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李之俸皆如其言出前定錄

趙昌時

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為吳元濟裨將屬張伯良於青陵城與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戰項後中刀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將家點閱兵姓名聲呼其乙即聞唱唯應聲如是可點十餘人趙生專聽之將謂點名姓及點竟不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彊起視左右死者皆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

宿命耳出博異志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三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四

定數九

李顧言　元和二相　李源

鄭權　樊陽源　吳少誠

陳彦博　陸賔虞　王璠

崔玄亮　韋貫之

李顧言

唐監察御史李顧言貞元末應進士舉甚有名稱歲暮自京西客遊迴詣南省訪知已郎官適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盡出顧言竦轡而東見省東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烏紗蒙首北去徐吟詩曰放牓只應三月暮登科又較一年遲又稍朗吟若令顧言聞顧言策馬逼之於省北有驚塵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師自冬雨雪甚饑内不稔停舉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駕果三月下旬放進士牓顧言元和元年及第出續命錄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又同日為相及出鎮又分領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遇害年五十八先長安忽有童謠云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為打麥刈麥時也麥打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謂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盜殺元衡批其顱骨而去元衡初從蜀歸熒惑犯上相星云

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出感定錄

李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憕為禄山所害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僕暮春之際蔭樹獨處有一少年挾彈而至源愛其風秀與之馴狎問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顯揚訊其所居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為福建觀察使源修覲禮武生亦云有事東去

同舟共載行及宋之穀熟橋攜手登岸武曰與子訣矣源驚訊之即曰某非世人也為國掌陰兵百有餘年凝結此形今夕託質於張氏為男子十五得明經後終邑令又云子之祿亦薄年登八十朝廷當以諫議大夫徵後二年當卒矣我後七年復與君相見言訖抵村户執手分袂既而張氏舉家驚喜新婦誕一男源累載放跡閩南及還省前事復詣村户見一童兒形貌類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識耶答曰李七健乎其後憲宗讀國史

感歎李憕盧奕之事有薦源名遂以諫議大夫徵不起明年源卒於惠林寺張終於宣州廣德縣令出獨異志

鄭棰

初有日者夢滄州衙門署牓皆作棰字以告程執恭遂奏請改名未幾朝命鄭棰代之時人深異其事出廣德神異錄

樊陽源

唐山南節判殿中侍御史樊陽源元和中入奏岐下諸公攜樂於岐郊漆方亭餞飲從事中有監察陳庶獨孤

乾禮皆在幕中六七年各歎淹滯陽源乃曰人之出處無非命也其初名源陽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與取事其時閒居洛下約八月間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縣令使人招其驟到密縣其不得已遂出去永通門宿夜夢見一高塚上一著蘇衣人似欲鄉飲之禮顧視左右又有四人塚上其人乃以手招陽源陽源不樂去次一人從陽源前而上又一人躡後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陽源意忽亦願去遂繼陟之比及五人見塚上袖一文書

是河南府送舉解第六人有樊陽源時無樊源陽矣及覺甚異之不日到密縣便患痢疾聯綿一月困憊甚稍間徑歸洛中謂表兄曰兩府取解舊例先須申甚或恐西府不得兄當與首送密宰矣曰不可處但令密縣海送固不在託及到洛中已九月半洛中還往乃勸不如東府取解已與西府所期違矣陽源心初未決忽見密縣解中府陽源作第六人不名源陽處士石洪曰陽源實勝源陽遂話夢於洪洪曰此夢固佳塚者丘也豈非

登塚為丘徒哉於此大振亦未可知況縣申名第一如夢中未必不為祥也是歲許孟容為川守又謔陽源爲縣第六人其巳處分試官更升三兩路比府牓出陽源依縣申第六人孟容怒責試官陽源具以夢告明年權侍郎下及第出續定命錄

吳少誠

吳少誠貧賤時為官健逃去至上蔡凍餒求丐於儕輩上蔡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巨獸者先取其

腑臟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尚書衆人驚駭遂止良久欲食又聞曰尚書即到何不且住逡巡有一人是脚力擕小襆過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吳衆皆驚食畢獵人起賀曰公即當貴幸記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某輩軍健兒茍免擒獲効一卒之用則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别而去後數年為節度使兼工部尚書使人求獵者皆厚以錢帛齎之

出續定命錄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為太學廣文生彥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幄飾以錦綉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彥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一紫衣執象簡彥博見之斂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有三十二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

李而無謝楚既悟獨喜不以告人及與楚同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曰君之能豈後於我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如說事未可知明旦視牓即果如夢中馬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於尹躬下擢第出前定錄

陸賓虞

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歷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賓虞曰若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意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

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便令作羹至則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惟瑛且紿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為賓虞深信之因取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俅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之名未登

科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壁後月餘放牓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即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出前定錄

王播

王播以元和五年登科夢為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

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崙邦如何處置令曰已決二十遞出界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曰吾等向者對答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頃之璠持告牒所記出示二客徐徵其人乃郎官家奴竊財而逭擒獲送縣縣為斷之如此（出續定命錄）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前入臺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長每以二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侍間多所脫畧段與崔深銜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龍飛命二公入相段自翰長中書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書時玄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指玄亮名曰此人不久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時門下侍郎蕭俛亦在長安因問二相二相具以事對蕭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漢閒三五年可矣不數日宣州奏歙州

刺史闕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陽述云威權在君更須致宰相必是此賊納賄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錢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黄及檢勘𨳝省述忘實是自書植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與假吾手耳遂放敕下出續定命錄

韋貫之

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為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濫居此地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月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出續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四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五

定數十

衛次公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皇帝將

欲相之久矣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内兩句䙝美云雞樹之徒老風烟鳳池之空淹歲月詰旦將宣麻寀出忽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出續定命録

李固言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已不復見郎

君出將之榮也願以李女為託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
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
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
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
公為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便請別李固留不得但
言乞庇我女因贈金皂襦幗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
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
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

硯為怨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耶李公驚悟即遣使分訪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即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因是蜀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怙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鄲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尋在貝州李公壻盧生舍於家其靈歇矣出酉陽雜俎

又

李固言初未第時過洛有胡盧先生者知神靈間事曾詣而問命先生曰紗籠中人勿復相問及在長安寓歸德里人言聖壽寺中有僧善術數乃往詣之僧又謂曰子紗籠中人是歲元和七年許孟容以兵部侍郎知舉固言訪中表間人在場屋之近事者問以求知遊謁之所未詳姓氏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聲稱必取甲科因紿之曰吾子須首謁主文仍要求見固言不知其誤之則以所業徑謁孟容孟容見其著述甚麗乃密令從者延

之謂曰舉人不合相見必有嫉才者使詰之固言遂以實對孟容許第固言於牓首而落其教者姓名乃遣秘馬既第再謁聖壽寺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吾常於隂府往來有為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紗籠於廡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將相皆驗焉出蒲録紀傳

又

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去看牓見李固言第二人上第及放牓自是顧言亦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

七年許孟容下狀頭登第出感定錄

楊收

唐國相楊收江州人祖為本州都押衙父維直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已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柷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照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鏻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修行楊家與靜恭諸楊比於華盛收少年於

廬山修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其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出北夢瑣言

鄭朗

長慶中青龍寺僧善知人之術知名之士靡不造焉進士鄭朗特謁了不與語及放牓朗首登第焉朗未之信也累日內索重試朗果落後却謁青龍僧怡然相接禮

過前時朗詰之僧曰前時以郎君無名若中第却不嘉
自此位極人臣其後果歷台鉉出感定錄

段文昌

故西川節帥段文昌字景初父鍔為支江宰後任江陵
令文昌少好屬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
南康臯臯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
高名之士遂去南康之府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川辟
為從事轉假廷評裴公府罷因抵興元之西四十里有

驛曰鵠鳴濆漢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許人也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公自府遊聞清僧之異徑詣清公求宿頗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詞忽問蜀中聞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黄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為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自負戸部員外韋處厚出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

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泊到鵲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師之言處厚唯不喻河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相及文宗皇帝踐阼自江邸首命處厚為相至是

方驗與鄒平公同發師修清公塔因刻石記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旬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太尉僕射鄭餘慶代其位出定命錄

崔從

寶歷二年崔從鎮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鎮申浙右試競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一百五十八俱溺死

從見申紙歎憤時軍司馬皇甫曙入啓事與從同異之座有宋生歸儒者語曰彼之禍不及怪也此亦有之人數相類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讌陳於廣場百戲俱呈俄暴風雨庭前戲者幷馬數百疋繫在廡下迅雷一震馬皆驚奔大廡數十間平塌凡居其下者俱壓死公令較其數與浙右無一人差焉出獨異志

郭八郎

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困厄且甚千

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晝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復禮方蹇躓憤惋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温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類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冤如是者骨肉相繼三牓三牓之前猶梯天之難三牓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

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為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牓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欝欝不樂以為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歴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郭

八郎名言揚鄭奇嘆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抄私自謂曰道言三牓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於再乎至於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韓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朞周之恤爾後應大和九年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鍇再司文柄右轄私異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牓雖欠其一兩牓且無小差闈門之内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

所往矣次至故駙馬都尉顥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璟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出野史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戸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去唱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女子見女子

云甚是明年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其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女子非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亳一官將引家往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

府又當宰邑妾之邑也宣曰其前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之居今之所止非舊地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出前定錄

韓泉

昌黎韓泉故晉公滉之支孫博通經史太和五年自大

理丞調選平判入第名第既不絕高又非馳逐而致為
後輩所詭時太常丞馮芫除岳州刺史因說人事固有
前定德皇之末芫任太常寺奉禮於時與泉同官其年
前進士時元佐任協律郎三人同約上丁日釋奠武成
王廟行事芫任常樂泉任親仁元佐任安邑芫鼓動拉
二官同之太平興道西南角元佐忽云某適馬上與二
賢作一善夢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請記之芫固書
之紀於篋中憲宗六年芫判入等授興平縣尉泉實無

心望於科第此後二十七八年泉方判入等皆不差忒

芫臨發岳陽召泉特說當時之事并取篋中所記以示

之曰諸公何足為誳命使之然泉亦去未嘗暫忘則僕

與公何前後相懸如此泉其年授大理正出續定命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五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六

定數十一

龐嚴　張正矩　劉遵古

舒元輿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守謙　杜悰外生

石雄　賈島　崔潔

龐嚴

唐京兆尹龎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叱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内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何求不可曰何日當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就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

元公復書云請俟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發其後爲京兆尹而卒出前定錄

張正矩

祕書監劉禹錫其子咸允久在舉場無成禹錫憤惋宦途又愛咸允甚切比歸闕以情訴於朝賢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羣與禹錫深於素分見禹錫蹭蹬如此尤欲推輓咸允其秋羣門生張正謩充京兆府試官羣特爲禹

錫召正謩面以咸允託之覬首遊馬及牓出咸允名甚居下羣怒之戒門人曰張正謩來更不要通正謩兄正矩前河中參軍應書判拔萃其時羣總科目人考官糊名考訖羣讀正矩判心竊推許又謂是故工部尚書正甫之弟斷意便與奏及敕下正矩與科目人謝主司獨正矩啓叙前致詞曰某殺身無地以報相公深恩一門之内兄弟二人俱受科名拔擢粉骨虀肉無以上答方泣下語未終羣忽悟是正謩之兄弟勃然曰公是張正

蓍之兄爾賢弟大無良把羣販名豈有如此事與賊何異公之登科命也非其本意更謝何為（出續命定錄）

劉遵古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羣書劉既至嘗假其數百篇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汎突入壁壘潰里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為暴水濡汚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數日劉於羣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奇

妙字體稍古葢非近代之書也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玆易號十二三歳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閱其題歎且久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賔掾以視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歳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葢大和字也自上元歴寳應廣德永泰大歴建中興元貞元永貞元和長慶寳歴至大和凡更號十有三矣與其記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

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於後乎出宣室志

舒元輿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葬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别覔遂歸啓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出感定録

李德裕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出感定錄德裕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嘗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之僧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為驗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發之果得焉然啓無所覩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歎曰師實至人我於元和中為

北都從事甞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甞誌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曁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是已為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至崖州掾竟終於貶所時年六十三出補錄紀傳

李言

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

上第及覺不可名獄遂更名言果中第出感定錄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而至京師索米僦舍住三十日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一尉耳而涯見沐潦倒無雁序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擬許以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就誅仇士良收捕家人時沐方在涯私第謂其王氏之

黨遂不免於腰領出杜陽雜編

舒守謙

舒守謙元輿之族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禮遇頗至十年元輿處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校書郎及持相印許為曹郎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謙至朔旦伏謁頓不能見由是日加譴責為僮僕輕易謙既不自安遂置書於門下辭往江表而元輿亦不問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惆悵自失即駐馬廻望涕泗漣如及昭應聞

元輿之禍方始釋然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並皆誅戮之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定分焉出杜陽雜編

杜悰外生

杜悰與李德裕同在中書他日德裕謂悰曰公家有異人何不遣一相訪悰曰無德裕曰試思之曰但有外生自遠來求官爾德裕曰此是也及歸遣謁德裕德裕問之對曰太尉位極人臣何須問也凡人細微尚有定分况功勲爵禄乎且明日午時有白獸自南踰屋而來有

小童丱角衣紫年七歲執竹竿長五尺九節驅獸獸復南往小童非宅内人也試伺之翌日及午果有白猫自南踰屋而來有丱角小童衣紫逐之猫復南去乃召問之曰年七歲數其所執竹長五尺而九節童乃宅外元從之子也畧無毫髮差謬事無大小皆前定矣出聞奇録

石雄

石雄初與康詵同為徐州帥王智興首校王公忌二人驍勇奏守本官雄則許州司馬也尋授石州刺史有李

弘約者以石使君許下之日曾負弘約資貸累自窘索後詣石州求其本物既入石州境弘約遲疑恐石怒過里有神祠祈享皆謂其靈弘約乃虔啓於神神祝父子俱稱神下索紙筆命弘約書之約不識文字求得村童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當有重臣抽擢而立武功合為河陽鳳翔節度復有一官失望所以此事須祕密不得異耳聞之弘約以巫祝之言先白石君石君相見甚悅尋以潞州劉從諫背叛朝廷議欲討伐李德裕為宰相

而亟用雄雄奮武力奪得天井關後共劉振文破黑山諸蕃部落走南單于迎公主歸國皆雄之効也然是鷹犬之功非良宰不能驅馳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洛石僕射詰中書論官曰雄立天井關及黑山之功以兩地之勞更希一鎮養老相府曰僕射潞州之功國家已酬河陽節度使西塞之績又拜鳳翔在兩鎮之重豈不為酬賞也石乃復為左右統軍不愜其望恐如巫者之言德裕謫潮州有客復陳石雄神祇之驗明其盛衰有

數稍抑其噎鬱矣出雲溪友議

又

會昌四年劉稹敗當從諫時有一人稱石雄七千人至從諫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出感定錄

賈島

賈島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艷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盖横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黄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聯句不可

得因搪突大京兆劉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慢上訝之他日有中古令與一官謫去特授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終出摭言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陳君有他見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公亭飱鱠崔公不信之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

魚甚鮮崔公都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閒人事何如

吃鱠遂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斤曰何處去得左右曰

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計會及昇亭下馬方悟陳

君之説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斫鱠陳君曰但假刀砧

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遊

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鱠否某善此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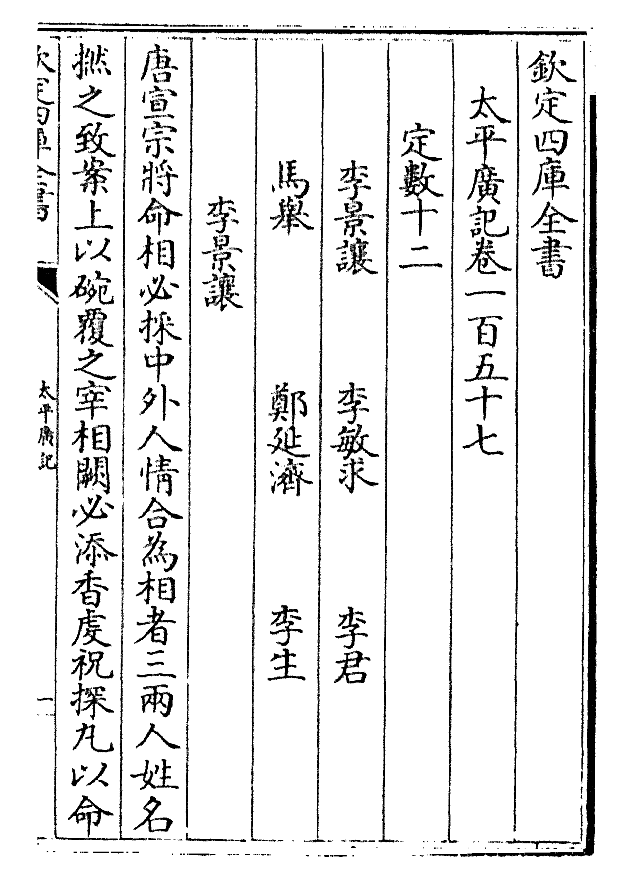
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也餘者悉去此

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鱠將辦陳君曰此鱠與崔兄

飧紫衣不得鱠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擕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别崔公甚歎異之兩人既飧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十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喫語未訖延陵縣尉李耿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告辭方喫食羹次崔公曰有鱠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少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啜乃喫清羹半碗而去延陵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路已定況大者乎出逸

史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七

定數十二

李景讓　李敏求　李君

馬舉　鄭延濟　李生

李景讓

唐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為相者三兩人姓名撚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字相關必添香虔祝探丸以命

草麻上切於命故李孝公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出盧氏雜記

李敏求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内無家終鮮兄弟姻屬栖栖丐食殆無生意太和初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覺形䰟相離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漸涉邱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無異人間但不知是何處良久望見一城壁即趨就之復見人物甚衆呵呼往

來車馬繁鬧俄有白衣人走來拜敏求敏求曰爾非我
舊傭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是
時隨從二郎涇州岸不幸身先犬馬耳又問曰爾何所
事岸對曰自到此來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驅使柳十八
郎今見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貴盛每日判決繁多造
次不可得見二郎豈不共柳十八郎是往來今事須見
他岸請先入啓白須臾張岸復出引敏求入大衙門正
北有大廳屋丹楹粉壁壯麗窮極又過西廡下一横門

門外多是著黃衫慘綠衫人又見著緋紫端簡而佇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牆者有被枷鎖牽制於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窺覘門中而將入者如叢約數百人敏求將入門張岸揮手於其衆曰官客來其人一時俛首開路俄然謁者揖敏求入見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於階下敏求趨拜訖仰視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顧敏求大驚未合與足下相見乃揖登席綢繆叙話不異平生澥曰幽顯殊途今日故人此來大是非意事莫有所

由妄相追攝否僕幸居此處當為故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反敏求曰受生苦窮薄故人當要路不能相發揮乎澥曰假使公在世間作官職豈可將他公事從其私欲乎苟有此圖謫罰無容逃逭矣然要知祿命非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黃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畧示三數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隨吏却出過大廳東別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約六七間窻户盡啓滿屋唯是大書架置黃

白紙書簿各題籤牓行列不知紀極其吏止於一架抽出一卷文似手葉却數十紙即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太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錢二百四十貫側注朱字其錢以伊寧賣庄錢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讀至此吏復掩之敏求懇請見其餘吏固不許即被引出又過一門門扇斜開敏求傾首窺之見四合大屋屋内盡有牀榻上各有銅印數百顆雜以赤斑蛇大小數百餘更無他物敏求問吏用此何為

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處柳謂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吏欲奉留恐誤足下歸計握手叙别又謂敏求曰此間甚難得揚州氊帽子他日請致一枚即顧謂張岸可將一兩箇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馬送二郎歸不得安引經過恐動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馬馬疾如風二人引頭張岸控轡須臾到一處天地漆黑張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夢覺於時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從此遂不復有舉心後

數月窮飢益不堪敏求數年前曽被伊慎諸子求為妹婿時方以修進為已任不然納之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適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貨城南一莊得錢一千貫悉將分給五妹為資裝敏求既成婚即時領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貧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獲錢二百四十貫無差矣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此錢參選三年春授鄧州向

城尉任官數月閒步縣城外壞垣蓁莽之中見一古碑文字磨滅不可識敏求偶令滌去苔蘚細辨其題篆云晉張衡碑因悟食禄張平子何其昭昭歟出河東記

又一說李敏求暴卒見二黄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窺之見馬植在内披一短褐於地鋪坐吃飯四隅盡是文書架馬公早登科名與敏求情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馬公驚甚且不欲與之相見迴面向壁敏求曰必無事乃坐從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錢物逐歲支足

敏求曰令既得見乃是天意切要知一年所得如何馬公乃為檢一大葉子簿黄紙籖標書曰盧弘宣年支二千貫開數幅至敏求以朱書曰年支三百貫以伊宰賣宅錢充敏求曰某乙之錢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竊欲僥求馬公曰三二十千即可多即不得以筆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錢充復見老姥年六十餘乃敏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見敏求喜曰某亦得迴知郎君與判官故舊必為李妳看年支敏求嬰兒時為李乳養

不得已却入具言於馬公令左右曰速檢來大帖文書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趨出見老妳告知嗟怨垂淚使者促李公去行數十里却至壕城見一坑深黑使者自後推之遂覺妻子家人圍繞啼泣云卒已兩日少頃方言乃索紙筆細紀敏求即伊慎之婿也妻兄伊宰為軍使責伊公宅得錢二百千至歲盡望可益三十千亦無望焉偶於街中遇親丈人赴選自江南至相見大喜邀食與鄉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贈錢三十千一如

簿中之數盧弘宣在城有人知者為盧公話之盧公計其俸禄并知留後使所得錢畢二千貫無餘李妳已流落不在姨母之家乞食於路七百之數故當箕斂方可致焉出逸史

李君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赴進士舉至華陰見白衣人在店李君與語團爐飲啜甚洽同行至昭應曰某隱居在西嶽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旦先徑往城中不得

奉陪也莫要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於月下凡書三封次第緘題之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食將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為窮矣仙兄書可以開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可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時不敢歸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

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烹茶夜艾熟視李君低頭不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嚬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久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將錢物到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日留一文書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載鏹而去鬻宅安居遽為富室又三數

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第二緘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啓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舉可開第二封可西市鞦轡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即登樓飲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無錢即道元是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一千貫致及第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令欲去耳李君問曰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内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

乃却上果見之話言飲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乃面定約束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絶危迫頗甚謂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灌洗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出逸史

馬舉

淮南節度使馬舉討龎勛為諸道行營都虞候遇大陣有將在皂旗下望之不入賊使二騎斬之騎迴云大郎

君也舉曰但斬其慢將豈顧吾子再遣斬之傳首陣上不移時而敗賊後大軍小䘏舉落馬墜橋下而死夜深復甦見百餘人至云馬僕射在此一人云僕射左脇一骨折又一人云速換之又曰無以換之又令取柳木換遂換之須臾便曉所損乃痊並無所苦及鎮揚州檢挍左僕射出聞奇錄

鄭延濟

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本廳欲

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秉餺飥湌及數口椀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夕而卒出中朝故事

李生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邙山玄元觀咸通末已數年矣每入洛城繖安門内必改服歇轡焉有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敘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女一男其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欵狎忽一夕詣邙山

與先生為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也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其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内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闕者顧送終之人比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别矣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必有減福折筭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妻聘執喪役夫姓王其男後當為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

生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為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隲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令早葬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攜去云既承有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為僧二歲餘行成復至已為僧矣誦法華經甚精熟焉初先生以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一

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出錄異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七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八

定數十三

成汭　楊蔚　歐陽澥

伊璠　顧彦朗　李甲

房知溫　竇夢徵　許生

楊鼎夫　牛希濟　陰君文字

貧婦　支戩

成汭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杜洪中令乞師於梁王梁與荆方睦乃諷成中令汭帥兵援之汭欲往親征乃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餘華壯即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幕寮俛仰不措一辭唯孔目吏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豈

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俘截軍民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成汭之名和州之號前定矣出北夢瑣言

楊蔚

唐楊蔚使君典洋源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弘農甚思一見而潁川輒便他適乃謂諸道士曰此度吏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遂披揖楊公曰嚮風久矣幸獲祗奉敢以將來祿筭為請勿訝造次潁川呼人為卿乃謂州牧曰卿三

為刺史了更無言楊不懌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邇後秩滿無恙不諭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於是邦即三為刺史之説果在於此乎楊公季弟玭為愚話之出北夢瑣言

歐陽澥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善詞賦出入場中近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閣下澥則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

面而澥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意甚憐之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宴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病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灼然不錯出摭言

伊璠

黃巢汙踐宮闕與安朱之亂不倖其間尤異各為好事

傳記軒裳甿賈挈妻孥潛跡而出者不可勝記至有積月陷寇終日逃避竟不覩賊鋒者獨前涇陽令伊璠為戎所得屢脫命於刃下其後血屬相失村服晦行及藍關為猛獸搏而食之患禍之來其可苟免出唐闕史

顧彥朗

東川顧彥朗以蔡叔向為副使感微時之恩推為戎倅而嘗加敬其弟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備給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韋太尉昭度

收復蜀城以彥暉為招討副使在軍中每旦率幕官同謁掌武而蜀先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度亦嫌其不恭彥暉襲兄位爾後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溫術等斃焉先是蔡叔向職居元寮乃顧氏之心膂與所辟朝士優游罇俎不相侔矣小顧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主因其隙宣言以間之且曰抾却蔡中丞看爾得否由是叔向辭職閒居王乃舉軍而伐之在蜀有術士朱洽者常謂人曰二顧雖位尊方鎮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

莫諭之或曰二顧自天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迭據大顧相甍遺命焚骸歸葬豐州會多事未果至小顧狼狽之日送終之禮又闕焉即朱氏言於斯驗矣出北夢瑣言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歲饑饉徙家邢臺西南山谷中樵採鬻薪以給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寢於

廟宇之間松栢之下須臾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即大明山神也體貌魁梧氣岸高邁其西榻之首即黃澤之神也其狀踈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餘即不知其名坐談論商搉幽明之事其一曰稟命玉皇受符金闕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數百里間幸為人主不敢逸

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扎瘥之疾我之所治今兹若是其一曰清泠之域泱漭之區西聚大巔東漸巨浸連陂湊澤千里而遥余奉帝符宅兹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已也風波之起由已也鼓怒馳驟人罔能制予予亦非其詔命不敢有為也非其時會不敢沿泝也正而御之静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魚鼈蕃焉鹹鹵磊塊而滋殖萑蒲蘙鬱而發生上天降鑒

亦幸無横沴爾又一曰岑崟之地岝崿之都分坱圠之
一隅總飛馳之衆類熊羆虎豹烏鵲鵰鶚動止咸若罔
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職耳何假乎備言座上僉曰唯唯
大明之神忽揚目盱衡咄嗟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鎮
撫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
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羣公之善
理其柰之何衆咸問言何謂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
竊聞衆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黄河之北

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人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華胥遮毗二國待玆人衆用實彼土焉豈此生民寡祐當其殺戮乎衆皆嚬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食既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怳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具以始末書而誌之言於鄰里之賢者自後三十餘載莊皇與梁朝對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宋戎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塗炭者何啻乎

六十萬馬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非人事乎出劉氏耳目記

房知温

故青帥房公知温少年與外弟徐闕為盜於兖鄆之境晝則匿於古冢一夕遇雨未出聞二鬼至一鬼曰此有節度上主宜緩之與外弟俱聞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徐曰然房曰吾與汝未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吾獨在此以驗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復曰昨夜貴人尚在矣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

令東平王則知晉書說魏陽元鬬鬼以三公呼之為不謬矣出玉堂閑話

竇夢徵

朱梁翰林竇學士夢徵以文學稱於世時兩浙錢尚父有元帥之命竇以錢公無功於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日竇謫掾於東州及失意被譴嘗鬱鬱不樂曾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慎勿為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

後竇復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竇忽憶夢中所言深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出玉堂閒話

許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君然慎勿窺吾簿吏既出生潛目架上

有敎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路微細隨使者而行忽見一婦女形容顦顇衣服繿縷抱一孩子拜於道傍謂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頃年因産而死竟未得受生飢寒尤甚

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之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踰其闕為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問其冥間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牌衆之事又話見君亡妻言其形實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醬香今嗜之頗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寐中辭謝而去朱果為

金吾將軍顯晦之事不差毫釐矣出玉堂閑話

楊鼎夫

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為時所稱頃歲會遊青城山過皂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至於中流遇暴風漂蕩其船抵巨石傾覆於洪濤間同濟之流盡沉沒底獨鼎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亦困頓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鹽裏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詩以記後歸成都話與知已終莫究鹽裏人

之義後為榷臣安思謙幕吏判㩁鹽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則以屬分料鹽百餘斤裹束將上蜀郊營葬至是鹽裹之詞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擕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閒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出北夢瑣言

牛希濟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繁贍超於時輩自云早年未

出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人介金曰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祿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給事中嶠也仍以氣直嗜酒為季父所責旅寄巴南旋聆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為先主所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至憲長是知向者之夢何其神也出北夢瑣言

陰君文字

頃歲有一士人甞於寢寐間若被官司追攝因隨使者

而去行經一城云是鎮州其閒人物稀少又經一城云是幽州其閒人物衆廣士人乃詢使者曰鎮州蕭疎幽州繁盛何其異乎使者曰鎮州雖然少人不日亦當似幽州矣有頃至一處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見士人至前即曰誤追此人來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陰司乃前啓陰官曰某雖蒙放還願知平生官爵所至陰官命取紙一幅以筆墨畫紙作九箇圍子別取青筆於第一箇圍子中點一點而與之士人置諸懷袖拜謝而退及寤其

陰君所賜文字則宛然在懷袖間士人收藏甚秘其後鎮州兵士相繼殺傷甚衆故知陰間鎮州即日人衆當不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録事叅軍纖縷而卒陰官畫九圍子者乃九州也冀州為九州之第一故點之其點青者言士人只止於録事叅軍緑袍也出玉堂閑話

貧婦

諺云一飲一啄繫之於分斯言雖小亦不徒然常見前張賔客澄言頃任鎮州判官日部内有一民家婦貧且

老平生未嘗獲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窮賤形體袒露遺一單衣其婦得之披展之際而未及體若有人自後掣之者舉手已不知衣所在此葢為鬼所奪也出玉堂閒話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為小吏至戩獨好學為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為嘴使畫盤粉以卜戩見家人為之即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又戩嘗夢至地府

盡閱名簿至已籍云至司空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唯記其友人鄭元樞云貧賤無官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諫賓禮之將薦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戩後為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恒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於任年五十一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八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九

定數十四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

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覿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生人可不行其中乎今

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及其坐則潛用相繫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逭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為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

可見乎曰陳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為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

年以父蔭叅相州君刺史王泰俾攝司户掾專鞫獄以為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殁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為女

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為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隲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出續幽怪録

崔元綜

崔元綜任益州叅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内東行屋下正

見一婦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婦崔公驚𢕟殊不信之俄而所平章女忽然暴亡自此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雖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貴祿也出定命錄

盧承業女

户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有兄子將笄而嫁之謂弟尚書

左丞承業曰吾為此女擇得一壻乃曰裴居道其相位極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嫁也承業曰不知此女相命終他富貴否因呼其姪女出兄弟熟視之承業又曰裴即位至郎官其女即合喪逝縱後遭事不相及也卒嫁與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後居道竟拜中書令被誅籍沒久而方雪出定命錄

琴臺子

趙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偃師有女曰閑儀生九歲嬉戲

於廨署之花欄內忽有人遽招閑儀曰鄎有懇誠願託賢淑幸畢詞勿甚驚駭乃曰鄎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臺子鄎尤鍾念生六十日鄎則謝去夫人當為崔之繼室敢以念子為託實仁愍之因悲慟怨咽俄失所在閑儀亦沉迷無所覺知矣家人善養之旬日無恙希仲秩滿因家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挈家東邁以避兵亂行至臨淮謁縣尹崔祈既相見情欵依然各叙相姻崔乃內外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

饋無主幼稚零丁因求娶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為遠適女況成立遂許成親女既有歸將謀南度僱師故事初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詢問乃聞儀耳希仲遇自詢問則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者也因是倍加撫育名之靈遇及長出仕官至陳郡太守出續玄怪錄

武殷

武殷者鄴郡人也甞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姿色

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為壻有成約矣無何迫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特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為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

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因問鄭氏之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三年殷下第有内黄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氏之母聚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有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將斷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

女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乃鄭氏也乃驚問久之言曰某嘗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没身之歎知復何言言訖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名紹遂改為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

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出前定錄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既笄適盧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薄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壻也夫人之壻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之女今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

以云非盧郎乎曰不知其由則盧終非夫人之子壻也
俄而盧納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
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
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生忽驚而奔出乘馬而遁衆賓
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
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
人者耶今而不出人其以為獸形也衆人莫不憤歎主
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時鄭某

官某爲盧之儐在坐起拜曰願事門館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任於京逢盧問其事盧曰兩眼赤且大如朱盞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相善驟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褵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茍而求之也出續玄怪錄

鄭還古

太學博士鄭還古婚刑部尚書劉公之女納吉禮後與

道士寇璋宿昭應縣夜夢乘車過小三橋至一寺後人家就與婚姻主人姓房驚覺與寇君細言以紙筆記其事寇君曰新婚偶為此夢不足怪也劉氏尋卒後數年向東洛再娶李氏於昭城寺後假宅拜席曰正三橋宅主姓韓時房直溫為東洛少尹是妻家舊莚餞之類皆房公所主還古乃悟昔年之夢話於賓客無不歎焉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一百五十九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

定數十五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

禁中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叙寒温而已更不閑一語别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更六年攝本府紏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吴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髙敞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窣堵波梵語浮圖於此為小師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

言不謬違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久又謂李曰爲余寄謝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爲崔家女壻祕之祕之李詰旦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某說終爲凡之女壻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攝本府糺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洩宮内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流人解

衣就刑次熟視監刑官果李紀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請告捐俸僦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元縣買瓦棺寺松林中地壘浮圖以葬之時崔令即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母弟曄攜孤幼來于高安曄落拓者好遠游惟小妻殷氏獨在殷氏號太乘又號九天仙也殷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

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把取家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其請至府以家狀歷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鹽鐵李侍御即李仁鈞也出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李憫然曰余有妻喪已大朞矣待余飢飽寒燠者頑童老媼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來于心矧崔之孤女實余之表姪女也余視之等於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徵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納為繼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出異聞錄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賔王氏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鞠愛如已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鄘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日固請行脩為儐是夜禮竟行脩惛然而寐夢已之再娶其婦即王氏之幼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家有舊使

蒼頭性頗兇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行脩意王氏爲蒼頭所忤乃駡曰還是此老奴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厨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已之夢尤惡其事乃强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凶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祕書衛隨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事屢中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

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馬行脩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敕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追曛暝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為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祕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

欲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屣屨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于路隅謂行脩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即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焉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

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内有所覩必趨而過慎勿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明其内有横眸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十數年前亡者一青衣出焉迎行脩前拜乃齎一榻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疾皂莢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即

究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方欲申離恨之久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即於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却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答曰然老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

如其教行脩困憊甚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壁釭熒熒櫪馬啖芻如故僕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憒然一嘔所飲皂莢子湯出焉時王公已移鎮江西矣從是行脩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大夫出續定命錄

灌園嬰女

項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

問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爲業只生一女當爲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言懷抱鬱怏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即

以細針內於顖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之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即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慧育為已女恩愛備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成長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為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

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晦其妻輙患頭痛數年不止為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間即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潛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紿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出玉堂閒話

朱顯

射洪簿朱顯頃欲婚郫縣令杜集女甄定後值前蜀選

入宮中後咸康歸命顥作掾彭州散求婚媾得王氏之孫亦宮中舊人朱因與話昔欲婚杜氏嘗記得有通婚廻書云但慙南院之貧曷稱東牀之美王氏孫乃長歎曰某即杜氏王氏冐稱自宮中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妆某朱顥悲喜夫妻情義轉重也出玉溪編事

侯繼圖

侯繼圖尚書本儒素之家手不釋卷口不停吟秋風四起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墜上有詩曰

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後貯巾篋凡五六年旋與任氏為婚嘗念此詩任氏曰此是書葉詩時在左綿書爭得至此侯以今書辨驗與葉上無異也出玉溪編事

太平廣記卷一百六十